

降灵家族·貳

雌雄怪盗

下卷

楞树著
裳双

雌雄怪盗，盗亦有道，
除魔斩妖，天下逍遥！



降灵家族·貳

雌雄怪盗

下卷

双装
树罗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雌雄怪盗. 下 / 裘櫟双树 著.

—武汉: 长江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492-3336-6

I. ①雌… II. ①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1331 号

雌雄怪盗 (下) / 裘櫟双树 著

出 版	长江出版社
地 址	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 430010
E - m a i l	cjpub@vip.sina.com
电 话	027-82927763 (总编室) 027-82926806 (市场营销部)
市场发行	长江出版社发行部
责任编辑	陈 辉
装帧设计	Yvonne
印 刷	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 / 16
印 张	14.5
字 数	24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492-3336-6
定 价	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联系本社退换。

【下卷】

目 录

六

盗神斧

007

七

半边村

073

八

恶咒

113

九

绝战

153

十

水下皇陵

189

十一

尾声

223

降灵家族·貳

雌雄怪盗

下卷

罗树著
柒双

长江出版社
漫娱文化

怪盗对我而言，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作品，在创作它的过程里，欢笑悲哀，起起伏伏。如今时过境迁，希望怪盗的再版，能让更多人看到钟家人的故事，也让我可以再一次缅怀一段回不去的时光，珍贵的过往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——裘楞双树

【下卷】

目录

六

盗神斧

007

十

半边村

073

八

恶咒

113

九

绝战

153

十

水下皇陵

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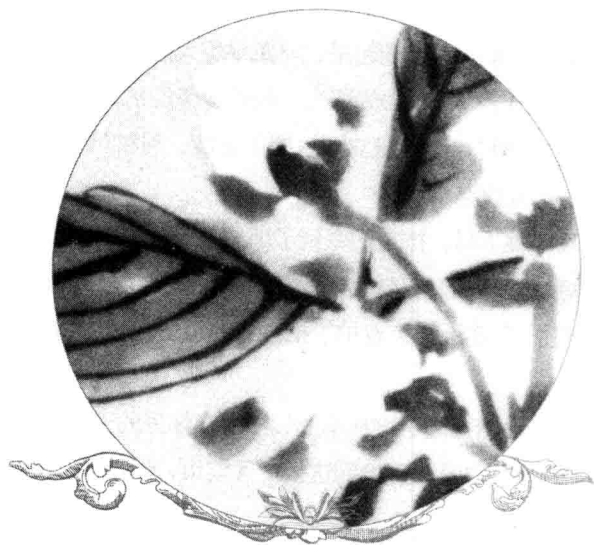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

尾声

223

六

盗神斧



跑出竹林，眼前的景象顿时开阔起来，一条平坦大道直铺远方。抬头一看，阴霾的天空不知何时竟透出了一缕难得的阳光，照得两旁的枯树衰草也有了些生气。

见到前头有一片水塘时，连天瞳立即放缓了速度，对钟晴他们说道：“尚有一段路途要走，先放马儿去饮点水吧。”

到了水塘前，几人跳下马，把它们牵到了塘边。

一见到清澈的塘水，马儿们立刻埋下脖子，畅快地饮了起来。

“呵呵，辛苦你们了。”连天瞳笑着拍了拍白马的脖子，又回头对其他人说道，“我们也稍事休息吧。”

钟晴一屁股坐到了池塘边的一堆枯草上，把揣在怀里的玉佩掏了出来，呵了口气，擦了擦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没想到捡到这么一件宝贝，赵德芳的随身玉佩，啧啧，简直是国宝！运气真是不错。”

Ken也顺势坐到了他的身边，瞟了一眼他手里的宝贝，笑道：“你还真是见钱眼开之徒，连皇族的东西都不放过。”

“皇族又怎么样，既然他有求于我们，找他要点‘纪念品’也不算过分吧。何况这些东西对他们这些人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”钟晴把玉佩小心地放回了怀里，拍了拍，道，“不过这个赵德芳也实在是太容易相信人了，居然把那么重要的事情告诉给我们这些陌生人。啧啧，难怪年纪轻轻就没了，肯定是被坏人给算计的。”

“烛影斧声，千古之谜。”Ken看着微泛波澜的水面，慨叹之中带着点嘲讽，“居然跟一个杀妻杀婿的禽兽有关，世上真是无奇不有啊。”

“别提那个龌龊的老家伙了，疑心生暗鬼，连自家亲人都不过。”钟晴咬牙切齿，“害人终害己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栽在自己老婆手上。最讽刺的是，这老婆还以为是在帮他。我看，以大夫人的心机，她一定处处留意石老头的动静，否则怎么会撞到他把二夫人他们的头颅埋在桃林下呢。哼，这一对夫妻，真是天作之合。”

Ken点点头，完全赞成钟晴的话，道：“人哪……一旦猜忌心与占有欲不受控制，便会变得比洪水猛兽还厉害。”

“唉，可怜了那位石大小姐喽。”钟晴突然想起了这个曾在他手心写字的女子，心头不由惋惜，“被自己亲爹害成这样……可惜了。”

“石大小姐？”刃玲珑凑了过来，蹲下身看着一脸怅然的钟晴，嘻嘻一笑，“怎么，起了怜香惜玉之心了？记得当时石小姐在你手心写了个‘走’字吧，她大概在潜意识里把你当作她的傅公子了，虽然神志不清，可是她保护意中人的心，倒是没有变。唉，也真难为这个姑娘了。”

“最无辜的受害者。”Ken扼腕叹息。

“有件事我倒不明白了。”钟晴突然说道，“你说她让我走，可能是因为傅公子丧命在石府，她已经对整个石府产生了恐惧。可是她冲进来打翻我的碗，难道她知道傅公子是被毒死的？”

“或许吧。”连天瞳拔了一根长长的野草，夹在指间把玩着，“受了如此大的打击，纵使神志不清，她也会记得一个事实，便是傅公子临死前，曾饮下一碗热汤。若痛失爱侣的她不相信傅公子是‘因病猝死’的话，她理所当然会把他的死因归咎到那碗汤上头，以至后来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一看到你端着碗，就会把傅公子的死联想到你身上。”

“你说话的口气真像个专业的心理医生。”钟晴虽然还是没怎么想明白，但是也不打算再继续追究下去了，挠了挠头，“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思，估计也只有她本人才知道了，真是造孽……唉……算了，懒得研究了，免得又想起那些不高兴的事儿。”

连天瞳一笑，说：“人死万事休，石家的事，到此为止吧。待办好了碧笙的事，我们便动身去长安。”

“小姐，你可别忘了你还对那小王爷的应承。”钟晴拍拍屁股站了起来，走到她身边，“要帮他查怪盗的下落，还要帮他寻找那什么长生璧。既然答应了对方，总还是要为这两件事儿出点力吧？怪盗一直在京城活跃，你‘刷’一下跑去长安，那

还查个鬼啊。”

“我并未忘记自己的承诺。”连天瞳把野草摊在手心，启唇一吹，野草晃晃悠悠落进了池塘，“要找那怪盗，并非难事。至于长生璧，既是秦始皇之陪葬，那自然要去了长安，才能有所收获。”

“长生璧……”Ken 有些人神地念叨着这个名字，半晌，他抬起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连天瞳，“打从我们落到你家那一刻开始，每走一步，似乎都在你的掌握之中，事事洞悉先机。就拿石家这档子事儿来说，我从开始便感觉你对石家的熟悉程度，绝不是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所能达到的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停了停，站起身：“你的身份，我委实好奇。”

“说得不错。”钟晴顿时深有同感，追问道，“你真的只是一个大夫而已吗？”

“呵呵，那你们以为，我该是何身份？”连天瞳狡黠地反问。

“我又不是神仙，怎么知道？”钟晴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，旋即又看了看 Ken，“就算是神仙也未必知道你这个古怪女人的来历。”

Ken 尴尬地咳嗽了两声，片刻之后，他诚恳地对连天瞳说道：“虽然跟你认识不久，可是也算是同生共死过的伙伴。到了现在，我也不妨直言相告，我们三个，都是从一千多年之后的世界掉回现在这个时间的人。另外，我跟玲珑，其实都不是人类。她是一只鱼妖，而我，是北欧神族的后裔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连天瞳面不改色，平淡不惊地说，“玲珑跟了我这么久，老早便同我说过了。”

“啊？”Ken 瞪了刃玲珑一眼，心里埋怨着这丫头嘴巴实在太快，他原还想借互相坦白身份这招来诚恳“引诱”连天瞳说出实情的。

“怎么，坦白自己的身份以示诚意么？”连天瞳一笑，“呵呵，不必如此，既然你都说过我们是共过患难的伙伴，而我在外人面前也以至亲好友来称呼你们，那……有些事我也不瞒你们了。”

“对对，朋友就应该坦诚相见。”钟晴点头如捣蒜，迫不及待地等着连天瞳的下文。

“师父，你……”刃玲珑对于连天瞳的表现有些疑惑。

“今后我们恐怕还要当很长一段时间的同伴，如果彼此间再遮遮掩掩，那便显得生疏了。”连天瞳冲刃玲珑摆了摆手，嘴角泛起一抹深不可测的笑容，道，“我身为一名游走江湖的大夫，此事不假。不过，除了当大夫之外，我还有另一份差事。”

钟晴和 Ken 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

“受人之托，这些年来，我不得不作那……”她的笑容越发深邃，“秦陵守陵人。”

“秦陵守陵人？秦始皇那个秦陵？”钟晴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，连天瞳有本事是事实，但是打死他也不相信她的本事会大到跟秦始皇扯上关系。

“守陵人……”Ken 的表面反应没有钟晴那么强烈，只是竭力以平静的语调问，“能说说具体做些什么吗？”

“秦陵地宫，珍宝无数。尤以长生璧、传国玺与太阿剑为最。天下间觊觎之人多不胜数。为防有不轨之徒私入地宫，秦始皇的亲信们不仅在地宫内设置了巧妙的机关，更寻来一些身怀奇术的能人，代代相传，肩负起守护地宫的重任。而我，当年曾偶遇一位守陵人，此人于我亦师亦友，之后他因故离开，故而嘱我代其负起守陵之职。”

“老天，秦陵地宫即便到了我们那个年代，也是个不解之谜，据说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能进到地宫中。原来，里头还有这层内幕。”钟晴难掩心中兴奋，但马上又觉得有点不对头，狐疑地盯着连天瞳，“你既然是守陵人，地宫在长安吧，你怎么游荡到京城来了？”

“呵呵，觊觎地宫者虽多，可是大多数蠢贼连地宫的位置都不清楚，不足为患。”连天瞳颇不以为然。

“地宫的位置？不就在骊山皇陵的封土之下吗？”Ken 心生不解，“虽然在一千年之后才有考古专家们正式公开地宫所在，但是千百年来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为数不少吧。”

“不错，在众多盗墓者中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。不过，这骊山的地宫……”连天瞳诡秘地笑了笑，“假作真时真亦假。”

“什么？”Ken 眉头一皱，急忙抓住连天瞳问道，“难道骊山地宫是假的？”

“呵呵，怎的如此激动？”连天瞳看看他紧抓住自己的手，笑道，“且不论那地宫真假，骊山下头的无数珍宝却是真的。偶尔有些本事大的，能进去找到一些好玩意儿。传扬开来，众人便都以为骊山地宫确是秦始皇安魂之处了。”

“哦……我……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Ken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放开连天瞳，尴尬地笑了笑，继而又问道，“既然你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，那肯定知道那块长生璧的下落吧？它还在地宫中吗？没有被石老头盗走吗？”

“你似乎对长生璧很有兴趣。”连天瞳盯 Ken 一眼，转身走到已经喝得饱饱的

马儿身边，一边梳理着它们的鬃毛，一边说道，“这些年来，有多少人到过骊山地宫，盗了些什么东西，我心里都有数。骊山地宫分内外数层，其内机关重重，那些盗陵者，大都只进到地宫外层，运气好的，能顺利窃走一些无关紧要的珠玉金器。运气差的，莫说盗走一星半点的宝贝，连自己都成了现成的陪葬。数年来，能进到内层并且全身而退的，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你别告诉我那个人就是石老头那个禽兽！”听得无比仔细的钟晴马上想到了这个人。

“正是此人。”连天瞳俯身拾起脚下的一块石子，抛了抛，扔进了池塘，“当我发现此人不仅能避开重重机关，并且穿过保护着地宫最里层的结界时，我是有些吃惊的。”

咚，水花四溅，一池的平静被打得粉碎。

“他有这么大的本事？”Ken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石老爷在山神庙里的拙劣表现，不敢相信连天瞳所说。

“他自是没有，但，他背后的人有。”连天瞳眉毛一扬，“三年前，他从地宫中窃走了不少财物，包括那方被他认作长生璧的龙纹翠。因我对此‘能人’很是好奇，故而暗中查过他的底细，知他除了手段毒辣且善于阿谀奉承之外，并无过人之处。”

“所以你怀疑石老头背后有高人帮忙？”钟晴这回反应得挺快，马上联想到山神庙里石老爷的坦白交代，说，“石老头刚才不是说过吗，他府里的诛邪阵，还有让他拿人血开封印的，都是同一个人。我看幕后黑手肯定是这个家伙！”

“当时我也曾有心寻找这个背后之人，但此人隐藏甚深，我又有他事缠身，所以未能深究。直至一年前，我得了空闲，这才来到安乐镇，落脚在乱葬岗，打算从石府中查得我要的线索。可惜，除了感到一府的怨气之外，一无所获。”连天瞳的口气里有些微的遗憾。

“这么说，碧笙母子，你也早就见过了？”Ken顺口问了一句。

“我曾在这次‘夜访’中远远见过一面，并无多深印象。”连天瞳点头，“倒是没料到数月之后她们母子竟会成为我的病人。当初我知他们是石家人，也曾探问过一些事情，可是很快就发觉她们母子虽身在石府，却对石府的事情一无所知。呵呵，世事果真难料，到头来，却是这对局外人成了导火之索。”

“哈，可不是吗，说来说去还是石老头自作孽，谁让他把老婆孩子扔在山上？没有碧笙这回事，我们也不会去石府了。活该！”钟晴啐了一口，又对着连天瞳说，

“我说你怎么对石家透着那么一股子熟悉劲儿，原来你早就盯上石老头了。”

“呵呵，我非地道的探子，不过偶尔入府看看石顺的动静罢了。诛邪阵我是知道的，可是当初我并未深究此阵之下究竟镇的是什么。那夜为了刘妈跟二夫人他们交手，我也只是凭着在府里听来的只言片语来推断此二人的身份。”连天瞳看了他们一眼，“至于之前写出二夫人的闺名，是因曾有一日经过后山，见那大夫人站在一座墓前念念有词，细听之下，原来她是在指名道姓地怒骂这墓中之人。我那时方知墓中躺的是二夫人，又见那坟墓怨气深重，知道死者死因蹊跷，可是我亦未作深究。后来以二夫人姓名作敲门砖，是我临时起念，无非是故弄玄虚，试探试探石顺罢了。二夫人是他石家的人，若死得蹊跷，他一见我们几个外人提到这个名字，定会坐卧不安。他方寸一乱，于我就是莫大的好处。”

“老天……”钟晴对她的心思简直佩服得无以复加，“这一试探，倒真把这老东西给钩住了。你也太厉害了吧。噫，在我们面前还装得跟什么都不知道似的，害我们跟没头苍蝇一样跟着你瞎转悠。”

“若早把事情抖落给你知道，难保你这聒噪之人不在石顺那老匹夫面前露了马脚。”连天瞳直言不讳，一点面子也不给钟晴。

“就是，你这个大嘴巴一嚷嚷，早晚坏事！”刃玲珑完全赞同她师父的话。

“胡说！我的保密意识强得很！”钟晴很是不服气，转而又问，“说正题，那你观察了那么久，那个幕后黑手有眉目吗？”

“这一年来，石顺一直忙于天南地北地搜寻珍宝，与他接触的人并无可疑。要查出那个不露面的高人，着实要费一番心思。石顺作恶多端，我一直没有对他出手，也是为了借他来给我引出幕后之人。若不是半道出了碧笙这桩事，假以时日，我定能找到我要的人。”连天瞳摇摇头，轻叹，“也罢，虽然没能达到我的目的，也算知道了那龙纹翠的最终下落。”

“龙纹翠？”Ken心下一动，猜测道，“难道……宋太祖真的吃了一块假的‘长生璧’？”

“八九不离十。”连天瞳点头，“兴许，还是因此而送了性命呢。龙纹翠是秦始皇曾佩过的一方玉璧，其性本就至寒，又在地宫中暗埋了上千年，根本不能食用。我不明的是，既然这高人手段不俗，又怎会不知此物并非长生璧？还教石顺以人血冲开封印，使邪气渗入其中。如此一来，再让本就身染疾病的人服下……啧啧，其心可疑呀。”